

钻进时光隧道捡拾珍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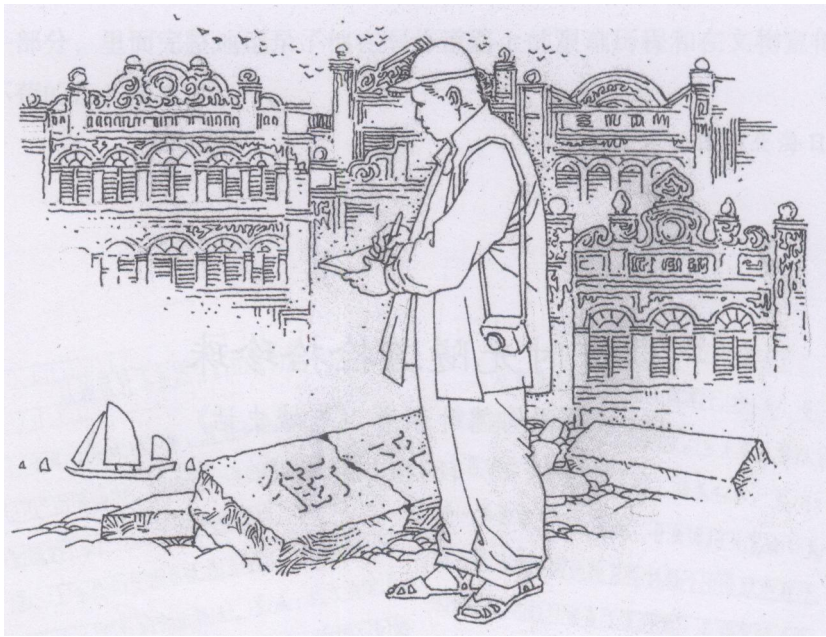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简评周德叶新著《老城史话》

段 扬

历史上发生过的精彩故事，就像散落在时光隧道里的珍珠，如果没有人将它们捡拾起来，用一根丝线穿成一串，也许它们就永远失落，湮没在历史的烟尘里无从追寻。

北海有个叫周德叶的文化人，耗费了十几年的大好光阴，一头钻进时光隧道里，搜寻往昔岁月北海发生过的精彩故事，像捡拾散落的珍珠一样一颗颗地将它们捡拾起来，拂去尘灰，擦掉污垢，再用文学的红丝线，把它们穿起来，穿成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项链，奉献给世人。这便是周德叶新近出版的北海历史随笔《老城史话》。

撰写一本20万字的《老城史话》，对一个靠耍笔杆子吃饭的作家来说，也许不算什么，但对于在另一个行当里谋生计的周德叶来说，却并非易事。周德叶早年毕业于广州音乐专科学校管弦乐系大提琴演奏专业，做过多年登台演出的大提琴手，一个偶然的机，改行从事文物保护工作，当上了北海的第一任文物管理所所长。他是个干一行爱一行的人，拉大提琴时把大提琴视为命根子，当上了文物管理所所长，又把文物视为命根子。如果有人为了建高楼大厦要拆毁北海某一处有价值的文物，他定会理直气壮地举起《文物保护法》这个盾牌来保护文物。正是这种对文物的痴迷，促使他提起笔来，撰写有关北海文物、北海历史的随笔。用拉弓按弦之手来挥毫舞文弄墨，个中辛苦，不难想见。看看周德叶那一头斑白的头发，便知道他是如何呕心沥血。



写历史贵在求真，但求真二字说说容易，做起来何其难也。一位哲人说过，历史是个顺从的小姑娘，谁都可以给她涂脂抹粉；历史又像个烟花女子，谁都可以戏谑她，

强暴她。涂脂抹粉和戏谑强暴历史者，不是趋炎附势、追名逐利的宵小之辈，便是心理阴暗、残暴邪恶的强权之徒，为的是达到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。周德叶乃正人君子，他既不想给历史涂脂抹粉，也不想戏谑和强暴历史，更不想达到什么个人目的，只不过想撩开历史神秘的面纱，把它的真实面目展现给世人。为此，他付出了艰辛的劳动。每写一篇文章，不但要查阅大量史料，还要骑着辆旧自行车，或阴或晴、或风或雨地实地考察，更要踏破铁鞋地寻觅和采访历史事件的当事者、目击者抑或知情人，不把每一个细节都弄他个水落石出，十拿九稳，绝不轻易下笔。这种严谨的写作态度，多么难能可贵！

《老城史话》的文风朴实，不事雕琢，仿佛一位饱经沧桑、见多识广、博学多才的珠乡老人于夕阳西下、彩霞满天时坐在枝干盘虬的大榕树下，手中捧着一只紫砂茶壶，一边啜着香茗，一边和我们随意聊天，把藏于腹中的与北海有关的珍闻轶事，向我们娓娓道来，让我们增长见识，又感到意趣盎然，无比亲切。

《老城史话》还有一大特色，那便是图文并茂，几乎每一篇文章，都配有与这篇文章有关的文物古迹照片，为文章佐证。更为难得的是北海画家张国权以素描的技法，给《老城史话》配了数十幅插图。这些插图笔法老辣、形象传神，为文章增色不少。读了周德叶的文章，再品张国权的插图，北海往昔岁月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，在民间留下美名抑或骂名的历史人物，老城旧貌，乡风民俗，以及社会各阶层的生活图景，便历历在目。

历史，是人类的记忆。美好的记忆，能温暖我们的心灵，让我们更加热爱生活。痛苦的记忆，也会噩梦般从反面刺激我们，促我们警醒，催我们奋发。北海的历史，是北海人的珍贵记忆，有周德叶这样对北海文物、北海历史的痴迷者，北海人就不会失去记忆。从历史的烟尘中把北海人勤劳淳朴、热情友善、勇敢倔强、不畏强敌、奋斗不止、自强不息、艰苦创业的优良品德发掘出来，让后生晚辈引以为豪，把优秀的血脉延续下去，此乃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。

勤奋笔耕十几载，周德叶撰写并发表的有关北海文物和北海历史的随笔已多达 200 余篇，《老城史话》限于篇幅，仅收录了其中的 100 多篇，难免有遗珠之憾。我们盼着《老城史话》再出续集，让北海人的记忆再添精彩。

(2007 年 11 月 14 日《北海日报》)